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八二五號
訂報地址：各地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鳴謝

我一分區神府、神木、府谷等縣，遭災嚴重，近日又蒙晉綏行署軍實科全體同志以伙食節約莜麥一千斤，山藥一千五百斤，和晉綏軍區衛生部全體同志以伙食節約小米七百八十斤，晉綏監獄以生產細糧六千五百斤，興縣稅務局全體同志以伙食節約小米一千三百斤，共計小米八千五百八十斤，莜麥一千斤，山藥一千五百斤，悉數捐濟我區災民，這種以節衣縮食熱忱關懷災民難民的友愛精神，令人實深感激，謹代表我受救災民登報鳴謝。

第一分區專員公署
五月十一日

土改後的代縣農村

勞動力得到充分發揮　耕地擴大副業發展

（本報訊）據四月下旬代縣春耕生產的報告，土改後的代縣農村，又經過改正成份，宣傳發展生產勞動致富的政策，及向一、七區災情嚴重村莊貸糧救災解決生產困難後，農民生產情緒之高漲，為二十年來所未有，農業副業都有很大發展。

農民普遍反映，今年不但現耕地不會荒下，去年留下的熟荒地也都要耕種起來，還要開很多荒地，一區西留屬村連荒樹林地都開了，又要求過滹沱河開五區的荒；村中三十一個烟民也勞動起來，四個已戒絕，十個基本上已經不吸了，烟民賈保貴開了八畝荒，烟民任洪發也開了四畝多。二區南口村、二十里舖都興修水渠；南口村中農開荒情緒很高，並添買牲口。三區有三個自然村增加牲口一百五十頭。五區去年富村水地也有荒下的，今年水、平、山地都荒不下；水地細作務，挖白茨根、修坡堰很肯溜，中農買牲口的特別多。六區峪口村共十三頃水地，夏季作物已種了九頃，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還計劃開水渠，另已開荒二百多畝。下莊已開荒一百畝能增產一百石，計劃再開渠一條，能澆一頃稻畦。西田村總地三十多畝。滑河各村開稻畦十二頃多，如無災害可增產五百石至六百石。七區灘上開荒的戶數有四十家（共一四六戶，一一一個勞動力）將來可到七八十人參加，可開到四五頃地。開荒的時間，最早的在剛剛開凍之後（三月中）一直可開到五月間。中農李栗川，過去不開墾荒地，今年因地不夠種，早已和他十幾歲的兒子開起荒來。中農張明是住地方（即買賣人）出身，一向都是出租僱人種地，後回家開店房，四五十歲了很少參加過農業勞動，現在一有空就墾河灘去了。單身漢楊二旦眼睛不好，因病抽上大煙，分地時，不願分兩份，怕種不過來，現在不但已將自己分到的地種上，還去開了一些荒地，並抽空販賣食鹽。他說：「看人家都開，咱不由的也想開一點，秋後吃幾顆大山藥蛋。」有人勸他娶老婆立家，他也有這種心情了。從縣城到灘上的河灘，只要稍有耕種可能的地方都開了，敵人修的汽路也開了。殷家會、寨裏等村都把人行道移到河底下去了（現在沒有水），寨裏街頭的空白亂石頭地，現在都正在開墾。從各處看，今年的農業生產是顯著地擴大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剩餘勞動力找到出路

農業而外，各項副業也有巨大發展。六區開荒、修渠中口糧困難問題，就是靠發展副業解決了的，金盤村試驗熬硝成功，已熬出三百多鍋，沿河村莊，都準備試驗。上苑莊已有廿多担柴担子，担一天能賺二三升粗糧，其他村也要組織。三區陽明堡已燒石灰七座，同時大量準備熬鹽熬硝，在陽明堡飛機場有許多地方，鹽質很大，不能耕種，決定組織合作社。農會在春耕前即買下數千斤煤炭，都放在合作社，另投資三百農元，一石五斗小米（大石）及一石五斗雜糧，由代表會推經理、書記，另聘技師二人（四人按股分紅、不給工資）。現在已有三口鍋熬鹽，熬出的鹽不錯。鬧好了可以解決六七十戶人家的口糧困難。熬硝亦在試驗中，本村已有一個小組，只能刮土淋成硝水，準備學技術、幫拐水（陽明堡沒有），如果成功也可以解決很多剩餘勞動力。四區金術的油坊跑運輸也組織起來了。其他各處亦各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精神，組織熬硝、熬鹽、熬鹼、跑運輸、担炭担、開油坊等各種副業，這樣就解決了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問題，同時也解決了青黃不接時的口糧困難。

農業變工合作在發展

七區不參加變工的已成了少數　地主富農也加緊生產

變工互助在七區很普遍，不參加變工的已成了少數，主要是因為耕種條件，不變工就不好作務，如有牲畜的大都是單個，必須和別人合夥才能成牛犋，送糞也是互變，一個人趕幾個牲口省工。無牲口的必須用人工變牛工才能耕種，或幾個人組織人拉犂等。因此夥牛犋、人力互變、人牛互變、變工送糞等，羣衆原即有此習慣；又經政府歷年提倡、組織，羣衆更明瞭它的好處，所以只要幫助就容易組織發展起來。六行政村羊蹄窪村共廿八戶，二十五頭牛，經工作團幫助，組織起十二犋牛的耕牛組（後來有兩戶因出牛犋時，把對方牲口鞭打得太厲害，垮了一組）。七區以外，變工互助也在開始推廣。六區峪口村農會，已開始領導變工，耕畜不足的組織「人拉犂」、「鐝挖地」，將全村百分之七、八十的勞動力都或久或暫的組織到變工中來，較長期性的共七組（二十四人）。組織變工的基礎是：（一）相好作，脾氣相投，合到一塊就能做出營生來，誰多做一點少做一點也不追究。沒有記工制度。（二）親友老鄉（外來戶）關係，為了調劑勞力、技術而互助的，自然形成一個頭目，負責調劑與指揮，以互助互利為變工基礎。東下莊積及田中，因為牲口缺少，羣衆發愁種不上，該村生產委員便領導大家組織四人合夥拉犂的耕地小組，全村組織起五個「人拉犂」小組，十多天功夫，就將六十七畝夏田地耕過。

地主富農也都加緊勞動，山寨眞正坐吃不動的地主很少，就有也打垮了。如龍王堂村地主張培基等家的婦女，過去都是坐吃不動的「老太太」，現在每天拾羊糞當柴燒。黑龍地主的兒子每天揹糞。他們有的因廢除了封建剝削不勞動無以為生，有的怕說有地財再鬥爭，也都積極勞動生產。對沒有勞動力的地主富農，羣衆都給以幫助。對有不良嗜好的人，也抓緊督促生產和改造他們。

婦女過去多游手好閑　現正組織起來鬧紡織

代縣平川婦女，過去多坐在家裏不動彈，游手好閑，土改後宣傳生產致富，男耕女織，婦女在紡織方面也積極起來。一區紡織開始組織起來，有廿輛紡織車。四區陳家營一個月發展有六十輛紡車。三區陽明堡在分配土地中，許多婦女即要求紡織，但沒有紡車和棉花，農會討論決定，用沒收地主的木料僱工給紡車，並買一部份棉花，總共造紡車七十六架，買回棉花四十多斤（因為要求紡綫的絕大多數是貧僱農婦，所以分配紡車一律不收本錢，只規定領紡車的須在半個月內紡一斤綫子，在紡綫賺下錢以後，車錢折半收價，半月內不學不紡的，按三眞七收錢；其次按開紡車編成小組，每組聘定一個教師，選一小組長，按月檢查結果，只有兩架紡車未紡，此外還有三架自有的紡車也動起來了。富農劉現媳婦，過去不會紡綫，家中沒男人，在一開[illegible]農會討之後，也學會紡綫，家中有六個婦人，在一天已有紡二兩多的，四個老紡婦開展後，能紡綫。棉花的分配，最窮苦的可貸給。紡織開展後，紡經綫，紡織婦又提出織布要求，現農會決定先製快機一部，組織紡織合作社，一面變工織布，一面訓練織婦。

七區山地婦女紡織在過去政府曾提倡過，也作了些紡車，也發過些棉花，但不只棉花糟踏了，本錢也還不起，紡車也扔壞了，現在又重新整理了一下。據貿易小組統計，棉紗收了六十餘斤，灘上現有廿四輛車，整天不停的紡，十幾輛又已作好行將開始。寨裏有二十架已開工，現在灘上有三個木匠專門替貿易小組作紡車，往外貸（擬先作十輛）。寨裏有兩個木匠計劃作一批紡車賣（賣了五六架現還擬作十架），二行政八搭村，有從五台上來二個人帶來織布機，現在每天可出布兩疋，此外正計劃作手巾。這裏的婦紡據二行政代表報告，已發展到五十人。其他村莊多少不一，捻綫紡則是普遍的。發展紡織中存在很多困難，如：（一）婦女信心不高，怕學不會糟踏了棉花。（二）有的想紡，但沒資本，買不起棉花和紡車，或因獨手人忙不來，或是男人看不起，不幫助。（三）無技術指導，做紡車的人也不會改進工具，鐵匠打的錠子又粗又不正，特別是領導紡織的同志，有些本人也不會紡織。（四）有些領導思想上對發展紡織重視不夠，開始曾認為紡織沒前途，競爭不過外來的布（東布和外來洋布）。（五）貿易局收的棉花有時很壞，綫子換棉花的調節低。這樣都對紡織的發展影響很大。這些困難已初步進行了解決，採取有重點有計劃的開展，以實際例子，教育婦女，幫助解決棉花紡車等具體的困難，找會紡織的女幹部，領導紡織，或培養能紡織的女代表担任，提倡自紡自織，自用，改進技術，提高質量。

群衆生產好的主要原因

分到土地，有了生產底墊　覺悟提高要努力勞動致富

今年代縣羣衆生產情緒如此高漲，主要原因有這樣幾個：（一）經過土地改革，廣大貧苦農民分到土地（各處普遍地不遠農時分配完土地，或調劑完土地），生產底墊與工具等也大體上得到解決，同時覺悟提高，對我黨各項政策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掌握。（二）及時地糾正了錯訂成份與侵犯中農利益的左傾偏向，宣傳鼓勵生產的各項政策，安定了中農的情緒。原先山川地普遍侵害中農利益，中農恐慌，貧僱農也受影響。以七區四林村為例，全村四十六戶，原訂富農十二戶（改正錯訂成份後，現在只剩一三戶富農），引起全村中農賣牲口殺羊吃，村中一百多條牲口，賣得只剩了三十多條，八十多隻羊只剩下四十幾隻，中農李鳳英六十多歲了，光換梨菓就吃了兩斗莜麥，他從沒這樣浪費過。羣衆中曾流行着這樣的話：「地主討吃，中農偷吃，貧農明吃」，好吃懶動，一時成為風氣。後來經過改正錯訂成份，退還果實，宣傳團結中農、不侵犯中農利益的政策，強調發展生產勞動致富，不管誰只要不進行封建剝削，[illegible]都是自己的，中農的情緒即行安定下來。[illegible]「可把我們的心猜透了」，[illegible]「一提起去年不知怎樣過，[illegible]」。（三）災區發放貸糧，救災救死，切實解決了生產困難。去年全縣普遍亢旱無收，一區山地村和七區又經過三番四次的雹災，七區有些村莊無收成，特別嚴重的雹災區，估全區人口百分之三十（一般災區估人口百分之五十六）。縣委為此提出號召，保證災區不餓死一個人、不荒一畝地、不荒廢一個勞動力，明確規定貸糧救災救死，解決生產困難，組織領導生產為災區主要工作。縣府給一區貸糧四十石，七區八十石，兩區又各自從鬥爭果實中籌措了一部，按各村、各戶災情與困難程度，切實發給生產困難無法解決的人家。再加組織副業生產，增加部份收入，據參加生產鬥爭會的代表、黨員反映，[illegible]也不致餓死人。以上三點都是發展生產的準備工作，因為在春耕前有意識及時地進行了這些準備工作，就使羣衆生產情緒大為高漲。但從領導上看，也有不少缺點，首先一般縣區領導上[illegible]，其次某些工作團的領導同志思想上[illegible]，另外，除六區、七區外，對於代表會在生產中的領導作用，發揮得很不夠。因此羣衆的生產情緒雖然很高，工作團對於生產的領導卻很不夠，以致生產中的計劃性、組織性很差。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已召集會議作了檢查與討論，估計今後可有較大的轉變。

本報及呂梁印廠同志 節衣縮食救濟災民

厲行節約，改進招待過路災民工作

（本報訊）本報機關及呂梁印刷廠的同志們，在分局救災救死緊急動員令發出後，各單位熱烈展開討論，印廠並召開了全體工人大會。大家在了解了邊區災情的嚴重及救災救死的重大意義後，都踴躍捐募：有的同志拿出節餘的衣服鞋襪，有的捐出積蓄的本幣，有的家屬同志從小孩撫養費中節約小米捐助。除向個人募捐外，大家一致提出減低生活水平，節約糧食，救濟災民。報社同志提出每人每日節約小米一兩，印廠工人同志提出每人每日節約小米二兩，各節約兩月，共可節約小米八石。現個人捐募的物品已集齊，連同節約的小米八石，已通知一專署，早日轉送災區。本報機關個人捐助共計：本幣三十九萬五千五百元，小米二十斤十一兩，上衣四十八件，褲子二十四條，白布六尺，短褲四件及鞋襪等其他東西。印刷廠工人同志捐助：本幣二十萬七千八百元，上衣三十三件，褲子二十七條，短褲五件，背心二件，帽子一頂。

又、與發動募捐救濟災民同時，大家對節約上提出不少意見，如印廠工人及伙房同志檢討到過去吃飯時，有拋撒現象，特別是夜餐時，常撒在鍋台上，有時把剩飯倒到乾水甕裏，菠菜、山藥蛋也隨便撩在院裏，大家說：今天在救災救死的情況下，更應很好節約，不應拋撒一粒米。工人同志要自動要求減少夜餐一頓，有的單位提出今後應多吃菜，以節約糧食；糧庫應設法研究保管，減少老鼠的耗損。對招待過往災民的工作也進行了檢討，前些時機關即從伙食中節約出一部份糧食，招待過往災民，但在招待中有些同志對待災民招待得還不十分好，有時要叫災民等好長時間。檢討後，決定教育伙房同志，要積極熱情的去招待過往災民。

經各方大力救助 寧一區嚴重災情已減輕

難民返鄉，夏田入種，口糧在繼續解決

（寧武訊）一區去年災情嚴重，入春後，約有二千來戶沒耕沒吃的災民。單南溝行政村就逃難走了七戶，討飯的八十三戶，揭不開鍋的一百一十七戶。各村都有大批災民向崞縣平川逃難乞食，僅二十三戶人家的窰子坪村，逃崞縣的已有十五戶（三十餘人）。陽方口的三後窰已餓死一個老人。同時煤窰上挖出炭找不到銷路，如七後窰存下的二千五百担大炭、三千多担碎炭都賣不出去。對於如此嚴重災荒，該區領導上事先缺乏了解和重視。直至解決夏田籽種中，才發現問題的嚴重。四月初旬縣上召集縣、區幹部、各村代表委員會議，深入討論救災問題之後，大家更加警惕，立即組織有幹部下鄉，按支點進行動員，協同各村代表會，用全力去救災，解決羣眾口糧籽種問題。安定羣眾情緒，爭取不餓死人。現該區已將二百五十石貸糧、一百石鬥爭果實糧、一萬斤麻餅，全部分發下去，並將七十大石救濟糧亦分還各村；二、四區農會幫助的二萬四千斤莜麵亦開始往回調，不日亦將分發到災民手中。對逃出之難民，由各自然村負責往回叫，幫助解決各種困難，進行生產。一時回不來的，暫由他本家照顧種地。經過這樣努力的幫助解決，目前羣眾情緒已逐漸穩定下來，逃出之難民亦先後陸續返回，積極進行生產。窰子坪村已叫回十三戶（尚有二戶在外），現全村已以公家幫助的二石四斗籽種，種了一百三十六畝半夏田。並靠自己周轉或留下的一部籽種種的夏田一部。爲解決剩餘勞力的出路，開闢炭的銷路，解決羣眾口糧困難問題，貿易局特貸糧六十大石，在陽方口、高崖上新設兩座炭站，並恢復賈家窰炭站，大量收炭。陽方口炭站成立五天中，已收下五千多斤炭，只九號一天，即有四十多人賣炭。三岔張彥同父子，兩天賣三回，每次往下送一百六十多斤，可賺一斤半口糧。陽方窰工晚上下窰，白天往川賣三次炭，王根小父子三人一次（三百來斤）即賺三斤糧。陽方口去朔縣沙河子做工的人，每次也揹百來斤炭，可賺半斤糧。這樣解決了窰工與賣炭羣眾的口糧困難。（郝恕）

各地農民 變工解決人畜力困難

鄉寧

（鄉寧）龍鼻、下縣、劉溝圓等村，有牛戶與沒牛戶自願合夥變工互助，解決了缺乏牛力和缺乏勞力的困難。秋地除黍子、小豆等外，均已全部犁過，並增開荒地，劉溝圓已將該村荒地全部消滅，龍鼻已開荒二百多畝（大部爲熟荒）。每個互助小組多是四五人一犋牛。合夥時有兩種：一種是去冬今春分配牛時，每頭牛都在兩戶以上，以此爲基礎，再參加一、二戶沒牛的，便成爲一個互助小組。一種是挨近的本家本戶合夥使的牛。辦法有兩種：如龍鼻及下縣的個別小組，大家討論決定由牛主專門負責犁地，這樣牛可少出毛病，地也能犁好；另一種是誰的地誰犁，每天早上上地，天熱了就回來，牛料大家出，按工計算，龍鼻規定每個牛工一大升料，劉溝圓、龍鼻多數小組，是先計劃好各戶有多少秋地，共需多少牛工，預先將料全部拿出或拿出一部交給牛主。除給牛主料外，再還一個人工。沒勞動力無法還工的，到夏收後，將麥折工資，或婦女以針線還工。龍鼻規定納三兩線還一個工，做一身單衣頂三個工，做一雙襪子頂三個工。（芳名）

寧武

共一百零九戶，有牛十五犋，種地四千多畝。春耕中，羣眾按街巷，選出五個生產委員，又分組領導生產，以牛組爲中心變起工來。但據最近檢查，還有十五戶貧苦農民的牛犋困難解決不了，原因是：有牛戶怕白耕地，如貧農張七十二，在前年吃上自己給元二耕了地，秋收後，元二把草賣了，也不打牛工錢。影響今年分到土地的農民（底墊少、勞力差），也找不下牛犋變工。後經羣眾討論，除以九石貸糧和救濟糧幫助解決外，決定對沒牛的還是要幫助變工耕種，秋收後以小組織算變工賬，要誰還誰，由各戶自找對象。有的人如秋收後還不了工，將草交給有牛的人保管起來打牛工資，並由貸糧中現扣一半作牛工資，這樣將耕牛困難大體上解決了。隴北難民張彥通，家中四口人，分下三十多畝地，他女人給貧農劉三娃等三戶織布，變得把地耕過，他和兒子抓緊賣炭糴口糧，賺的種了一垧山藥、四五分菜地。河工劉俊生下窰，給中農劉三等三戶揹炭，變得種了四十多畝地。貧農劉三娃的一頭牛，變的耕了六家的地，把自己的燒炭、牛草和織布、送糞等問題都解決了。（郝恕）

興縣德興永店新華書店七同志 捐款五十六萬元救災

（本報訊）興縣東關德興永客店和新華書店辛德穆等七位同志，看了分局緊急動員令後，即捐出農洋五十六萬元，現已送交一專署，請代購糧食，轉送災區難民。（奔濤）

保德北山村互助種籽 消滅熟荒開生荒

（保德訊）三區新畦行政村屬北山自然村，今年羣眾生產情緒特別高漲。全村廿七戶，有牛十四條，土地六百二十四垧，往年因土地大部在地富手中握着，他們只種好地把壞地荒蕪了，歷年荒下一百一十四垧。經過土改，貧苦農民都有了土地和生產底墊，中農了解勞動致富獎勵生產政策，消除了懷疑，因之生產熱情很高。今年春耕中，不但種完耕地，還消滅了歷年的舊荒地，又新開了不少生荒。又擴大了耕地面積，早出牛，村主任郭丁樹同志又經常和羣眾談今年草缺雨多，應早下種的道理，所以該村正月十三就出了牛，現在全村六百多垧地已全部耕完，穀子已大部播種完畢，出了苗的有一百五十多垧。郭富里種地卅九垧，十三垧穀苗已長出，郭丁樹除種二十七垧地，還開了兩垧荒地；郭聚成，四口人，他一個勞動力已把二十垧地種完，並開了四垧荒地，對於生產中的困難，都自己想辦法解決，全村砍黃蓂草兩千多斤，郭丁樹女人還自己織布換了三百斤牛草。中農郭三泉爲幫助貧農解決籽種困難，在一家人團結互助精神下，給郭元孩、郭四圪、郭富里三人，自願借黑豆籽穀籽一斗六升。婦女們積極發展紡織，從沒川三架快機停過一天，她們拿織的布換回一千四百四十斤山藥。行政村農會委員郭丁樹，還推動領導村人種棉花，全村共種二十一垧棉花，郭恩年三口人種棉花半垧，他說：「種瓜吃瓜，種豆得豆，今年的生產可是鬧好了。」全村計劃再開三十一垧荒地，本村開完後再到附近杏嶺村開荒。（張金駒）

興縣孫家莊全村動員 補種凍壞莊禾

（興縣訊）本月十一日，天氣驟冷，一區孫家莊莊稼凍死很多，當天工作團和代表劉登玉即上地檢查，發現黑豆受凍最嚴重，全村二百七十二垧半，除最近下種的四十八垧外，其他大部凍壞，尹順心種的十垧黑豆全被凍死。另外大麻子、紅豆、玉麥子也凍壞了二十六垧。晚上就召開羣眾會，動員全村男女，突擊補種，並討論了補種的辦法：一、糧種問題，根據現有的可解決一百五十垧地，由區調劑三十一垧，另外利用親戚關係解決二十垧，下餘廿二垧就種糜穀。二、能上地的，全上地，男人掏，女人娃娃點籽；並組織變工，抽出人來耕地，把未種的地種上。三、目前種黑豆已稍遲，但全補種糜穀怕鋤不過，又且明年牛料、籽種無法解決，據老農的經驗，只要將黑豆籽用溫水泡一晚，第二天種上，有一天時間即可生芽，五天可出苗（乾種需十四五天），這樣還可趕上。現全村已進行補種中。（劉懷珠、康赤、康侯買）

岢嵐突遭凍災

群眾正改種糜穀 出土嫩苗被凍壞

（岢嵐訊）近幾天來，此間上午颳風，早晚很冷，九、十兩日清早，突然凍地寸許，早出土的莊禾，凍死很多，西豹峪馬二種的六垧胡麻，凍死差不多有二垧。宋家寨李六小剛出土的三垧莞豆，全部凍死。城關一部份水地麥子也被凍死。西川石窰坪一寸來高的黑豆也被凍壞，此次凍災遍及全縣，山坡地凍的多，窪地凍的較少。現在羣眾正將被凍的莊禾改種糜穀。（王漢章）

離石田家會 農民馮堂會等六人 組織變工隊開荒

計劃攬種賴地代出公糧

（離石訊）五區田家會改訂成份的中農馮堂會、馮俊海和貧農郭有榮、蔡交運、馮丑兒、喜柱等六人，在把他們的夏田種完後，組織了一個變工隊，於四月十二日到十五里以外的上樓橋、李家局開荒，農會並借給耕牛兩頭；到了地裏兩個人掏荒圪塔，兩個人耕地，兩個人撒籽子，兩天功夫開了生荒二十四畝，都種了黑豆和芥子。這次開荒，大家情緒很高，下雨剛停，馮堂會和郭有榮便領頭走了。最近看了報上登的行署獎勵農業生產的辦法，更提高了大家信心。郭有榮說：「開生荒五年不徵公糧，誰開下是誰的，再沒比這便宜的事了。現在種上些，秋天就能多打糧。」他們現在計劃到七里外的山地再開些荒，並計劃以「只出公糧」爲條件攬種本村人不願種的賴地。（張爲人）

離石霜霧都農民 變工跑運輸賺口糧

（離石訊）四區霜霧都羣眾積極跑運輸，解決口糧。農民郝根保、郝探生在種入夏田後，借得一驢，攬的從臨縣交口往中陽關上運救災糧，每下小米二斗多，和驢主分開，還可得小米一斗多。中農霍萬恩用自己的騾駝攬運了三天，賺回小米三斗，可解決全家七口人二個月的口糧，現準備種完秋田再去運輸。中農霍七十、霍三奴、霍起手、吳馮鎖三人已將秋田大部種入，他們和中農霍三姓三人商量好變工開運輸，霍三奴、吳馮鎖三人的驢由霍七十等三人趕上去運救災糧（每人趕二驢），霍三奴等三人在家中負責種地，據回來彙分。臨走時，他們說：「這次運糧幾時運完幾時回來。」貧農王來旺沒有驢，準備在種入秋田後，攬的扭挑跑運輸賺口糧。（呂政群）

更正

本月九日邊區各地災情仍然嚴重文內，府谷餓死一六二人，係一零二六人之誤。一、本月三日「被服廠」訊內，「婦立工會」廠，應爲二分區工廠。本月四日「保德訊」內，「南河溝解決口糧」「消滅熟荒」訊內，北塔則代表杜家塔代表之誤，係全行政村，不是七個自然村，不是九個。

膠濟中段全役戰果

我軍殲敵四萬五千

解放土地四千平方公里人口約一百萬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六日電）華東解放軍山東兵團司令部頃發表第六號公報，公佈膠濟中段全役（四月二日至五月八日）戰果如下：

（1）共殲蔣匪四萬五千六百六十九名，內生俘二萬六千五百名，斃傷一萬九千一百六十九名。

（2）殲匪番號：整九十六軍軍部，整四十五師師部軍直屬師直全部，二一二旅全部（轄六三四團、六三五團、六三六團），二一四旅六四二團（原師部獨立團，無旅部），偽山東省保安六旅（原總隊）全部（轄十一團、十二團、十三團），保安八旅（原總隊）全部（轄九團、十四團、十五團），保三師全部（轄十一團、十二團及警察大隊），山東省第八區人民自衛總隊全部（轄一團、二團、三團），八區專員公署，八區及十四區兩個保安司令部，匪整八軍留守處，交警第一總隊留守處，聯勤總部第五兵站支部與所屬之二十八分站、三十二分站、一一零線車、三十二軍械庫、十五人力運輸大隊（缺二中隊）、第三交通燃料供應組、第九兵站醫院、第五十一衛生大隊之二隊、汽車二十一團一部、第五兵站分監部監護連（缺一個排）、空軍總部駐濰空軍站與空軍陸空聯絡組，偽山東省綏靖區指揮部第八支部，省財政廳貨物稅局，省田糧處駐濰辦事處，濰縣團管區，濰縣城防指揮部，濰縣縣黨部，濰縣警察局，濰縣、昌樂、昌邑、臨淄四個縣政府，濰縣、昌樂、昌邑、臨淄、壽光、博興、廣饒、桓台，臨朐、益都十個縣大隊。此外，並擊潰由膠濟路兩端增援之匪整七十三師、整七十五師、整八十四師、整二十四師、整五十四師、整二師等六個師十一個旅，殲俘其一部。

（3）斃俘匪將級軍官八名。內俘六名，即：整九十六軍中將軍長兼四十五師師長陳金城，整九十六軍少將參謀長兼整四十五師參謀長李友尚，整九十六軍少將副參謀長兼政工處長，並兼整四十五師副參謀長高鬱灊，二一二旅少將副旅長楊建，保八旅少將副司令巾集安，八區少將保安副司令兼八區「人民自衛」總隊長屈奕賓，整八軍少將政工處長周軍凱（前誤爲周金凱）。擊斃兩名，即：八區專員兼八區少將保安司令並兼保八旅司令張天佐，八區少將保安副司令兼保八旅副司令張髯農。

（4）解放濰縣、昌樂、安邱三城及大小據點一百餘處，合計面積四千餘平方公里，人口約一百萬，並控制鐵路七十公里。

（5）繳獲各種砲一百八十一門，計山砲十六門、九二步兵砲九門、榴重迫擊砲四十九門、六零砲六十六門、小砲四十一門，火箭筒、擲彈筒、槍榴筒共一百四十六個，火焰噴射器八具，輕重機槍八百八十一挺，衝鋒槍、卡賓等三百零五支，長短槍一萬六千五百五十支，砲彈二萬八千餘發，子彈二百六十八萬餘發，手榴彈一百十四萬餘發，飛機三架，火車頭十一個，車廂數百節，汽車一百十三輛，電台二十部，電話總機十一座，單機二百九十三個，騾馬六百二十三頭，其他軍用物資甚多。此外，並擊落飛機兩架。

（6）爭取蔣記濰縣自衛總隊一千五百餘人及諸城自衛大隊一百六十餘人起義。

大衆日報評膠濟綫大捷：

三大戰略地區連成一片

解放全山東已為期不遠

（新華社華東十六日電）此間大衆日報頃發表社論，指出華東人民解放軍山東兵團在膠濟西段與膠濟中段兩個戰役的偉大勝利，使渤海、膠東、大魯南三個戰略地區已完全連成一片，北起渤海，南迄隴海路北側，西從沂蒙山區，東抵於海，包括兩千餘萬人口的廣大地區，除在美帝國主義庇護下的青島及烟台、嶗山以外，已無敵踪。社論歷述一年半以來之形勢稱：去年一月，蔣賊以六十萬兵力「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獸蹄所至，瘋狂燒殺淫掠，實施毀滅政策，但在我強大解放軍殲滅打擊與山東人民一致支援前綫的偉大鬥爭下，蔣賊先後損兵折將達二十七萬餘人。八月間，華東解放軍組織西綫兵團，由陳粟將軍統率，轉入外綫反攻，挺進蔣區，開闢了蘇魯豫皖大塊新解放區，對劉鄧、陳謝兩路大軍作了有力配合。東綫兵團則堅持內綫作戰，粉碎了蔣賊企圖佔領膠東給美帝國主義作役奴我山東人民及侵略我華東的軍事基地的陰謀。十月膠河一戰，使全國解放區最後一個防禦的戰場——山東戰場已完全奪得主動權，並同樣轉入反攻。及經一、二兩個月三查三整的新式練兵後，我東綫兵團復組織蘇北兵團，挺進蘇北，取得金林大捷。並組織山東兵團，與全國各戰場同時，發動大春季攻勢，掃蕩膠濟全綫，取得了全勝。」

社論繼分析濰坊解放之重大戰略意義與政治影響稱：解放濰坊的第一，使蔣匪在山東的兩個主要戰略據點青島和濟南更加孤立，使我山東解放區打破了南北阻隔，廣大地區連成一片，這個有利形勢，是過去任何時期所不及的。今後，我軍可以更加集中機動兵力，殲滅敵人，而在津浦、隴海及魯南的匪軍，則更加陷於被動與面臨覆滅的危險。全部殲滅山東蔣匪及全部解放山東已經爲期不遠了。第二，在濰坊的解放戰役中，不但殲滅了敵人的主力，同時全殲了張天佐、張景月等部反動地方武裝和偽組織，這對於山東人民來說，是一件大事，其意義甚至超過了蔣介石主力的被殲，因爲以張天佐、張景月爲首的地方武裝，和當地封建反動勢力有着密切聯系，在長期罪惡統治期間，給予山東人民的災難是十分深重的，濰縣及其附近廣大地區的光復，將使廣大人民從痛苦的蔣災中解放出來，燃起復仇的怒火，來參加全部消滅蔣介石匪幫的偉大鬥爭。第三，濰坊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將大大有利於我華東解放區的建設工作，濰坊等城市將成爲我山東戰場支持戰爭的重要後方基地，從此山東解放區的後方更加鞏固了，山東軍民將更有利的來完成殲滅敵人與收復一切失地的光榮任務。

社論最後稱：我們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但是山東境內的敵人尚未完全殲滅，特別是我華中地區還有更多的敵人，與全國蔣介石匪幫統治尚未最後被打倒，因此我們一刻也不能鬆懈，必須勇敢前進，一面加緊生產建設，支援前綫，一面加緊殲敵，並配合全國各解放軍兄弟兵團，爲徹底打倒蔣介石，消滅蔣介石反動集團，及爲解放全中國的徹底勝利而奮鬥！

淮南軍民殲敵千餘名

獲得反掃蕩初步勝利

（新華社華東十六日電）淮南軍民四十天來，痛擊蔣匪十三個團之「掃蕩」，殲匪千餘名，獲得反「掃蕩」初步勝利。二月底三月初，我軍連下天（長）盱（眙）間之銅城、古城等重鎮後，兵臨長江，威脅南京，蔣賊乃慌忙自南京抽調其衛戍部隊整六十三師之一五二旅、一八六旅，由大別山抽調整二十五師之一零八旅，配合原在淮南之整四十六師一八八旅五六三團及偽安徽省保安第五、第六兩個團，交警第七總隊等，共十三個團兵力，自三月十六日開始，向我淮南津浦路東與路西地區進行瘋狂「掃蕩」，妄圖逼我退出該地。我軍在廣大羣衆配合下，始終堅持原地鬥爭，並以神速行動，殲捕蔣匪，迄四月二十一日止，共作戰五十餘次，殲匪正規軍及土頑各五百餘名，攻克竹鎮、藕塘、新集子、古鵝嶺、姜塘橋等匪據點十餘處，繳獲小砲四門、機槍八挺、長短槍一百九十餘支、電台一部。

（新華社華東十五日電）蘇中地方武裝六日攻克皋東東南九里之惠和鎮，全殲守敵，並擊潰由匯龍鎮來援之匪交警兩個大隊，活捉匪三百餘名，斃傷匪交通中隊長以下一百五十餘名，繳獲輕重機槍十四挺，卡賓衝鋒槍等四十支，六零砲一門，擲彈筒三個，長短槍一百六十二支。

讚揚蘇聯的和平政策

各國報紙評美蘇照會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各方訊：美蘇照會發表後，各國報紙紛紛著論讚揚蘇聯政府的和平政策，有力地反映了各國人民的和平願望。捷京布拉窩・里羅報寫道：交換照會是蘇聯一貫執行和平政策的結果。捷克眞理報說：蘇聯說明了造成目前國際局勢的眞正原因。匈牙利首都各報，強調這一事件的重大意義。薩巴德・涅普報着重指出：照會說明蘇聯對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的和平平等原則。華萊士十一日在紐約麥迪遜廣場的二萬人羣衆大會上發表演說時稱：「全世界都爲美蘇照會的宣佈而鼓舞」。美科學族書報主編肯婁娜在廣場演說中宣稱：全世界都要求開始解決美蘇分歧的談判。廣播評論員葛爾德說：杜魯門十一日聲明美國政策仍舊不變，使人深爲失望。評論員湯瑪斯肯定蘇聯這一着，使國務院狼狽不堪。英每日快報社論寫道：「國際局勢發展不定，使一般人民困惑失望，大家得悉莫洛托夫準備與美國談判，這才鬆了一口氣。但馬歇爾最近的聲明，又令人在樂觀之餘，大爲憂慮。」該報強調美蘇談判的必要性，「因爲目前的僵局不容繼續」。加拿大首都公民報認爲，蘇聯的聲明「是友誼與善意的建議」。瑞典尼達格報評道：「美蘇的談判，將有助於世界的和平」，「兩國關係的改進，將對瑞典有重大影響」。柏林新聞報斷言：「如果日後美國的政策以與蘇聯及其他民主國家合作爲基礎，那麼世界將可懷抱新希望。」

美民主勢力繼續壯大

（紐約訊）美國民主勢力在繼續壯大中，展開反對反動當局的鬥爭。向受保守影響的南方人民，亦已開始覺醒，於上週末三百黑人和白人代表，不顧反動派的一切恫嚇，在佐治亞州馬康集會，並正式建立擁護華萊士的「人民進步黨」，該黨綱領要求廢除美國對黑人的歧視，使三K黨等法西斯組織成爲非法，取消衆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並要求美國採取加強聯合國及改善對蘇關係爲基礎的和平外交政策，該黨並提出馬侯爾（黑人日報「馬康世界」的發行人）爲其參議員候選人。由參議員泰勒及十個衆議員爲首組成的民主權利委員會，於紐約舉行會議，反對聲名狼藉的蒙特反共法案，出席會議的，有產聯三百五十一個工會，勞聯二百七十九個工會，以及六百九十一個美國進步團體的代表一千五百餘人，大會決議組織兩千人的「赴華盛頓請願隊」，要求國會否決蒙特法案。紐約州參議員及州議會八位議員，聯名致電紐約全體衆議員，敦促他們全力擊敗蒙特法案。美籍斯拉夫人大會全國委員會九日向其所屬各團體發出呼籲，號召他們參加反蒙特法案的運動，該會並要求美蘇合作。

抗議蒙特反共法案

紐約兩萬人舉行大會

（紐約訊）反對蒙特反共法案的抗議浪潮高漲不已。「華萊士競選總統全國委員會」，十一日在此間麥迪遜廣場舉行兩萬人的羣衆抗議大會，會上華萊士的講演，引起了風暴般的歡呼。他說：「第三黨和我個人，決不能從蒙特法案所包括的十年監禁的威脅而默不作聲」。參議員泰勒在發言中，猛烈指斥蒙特法案，並譴責民主共和兩黨的反動聯合，是「企圖鼓動對第三黨的憎恨和偏狹的排斥，以掩蓋他們政策的軟弱無力。」當泰勒提及戰爭販子杜勒斯時，會上響起一片憤怒的吼聲。勞工黨衆議員麥肯托尼克發言，敦促美國人民動員起來擊敗蒙特法案。他指出：「作爲一個民主保衛者，我認清保護共產黨的權利，乃是保衛民主的第一道防綫」。會上，並募集十萬美元，作爲華萊士競選運動的基金，當華萊士等於會議結束離開會場時，成千成萬羣衆排列街頭，向他們歡呼，美產業工會聯合會，於十二日號召一切民主人士發起反對[illegible]，及其他大學教授三人[illegible]法案者，已於十日建立一委員會，爲反對蒙特法案而展開鬥爭。

又訊：美反動當局，對民主人士的迫害，更加緊了，[illegible]無恥加利福尼亞州查里斯[illegible]萊士競選委員會一主席[illegible]會，紐約於日前判處[illegible]難，進步律師約[illegible]夫遷又以「汚衊非美活動委員會」罪被判徒刑。

拉丁美洲民主青年大會閉幕

（各方訊）四月二十六日開始在墨西哥舉行的拉丁美洲民主青年大會，已於日前勝利閉幕。出席大會的有墨西哥、古巴、波多黎各、危地馬拉、哥倫比亞等國青年團體代表數百人。會議討論了拉丁美洲青年的當前任務，爲爭取和平民主進步而鬥爭等問題，作出重要決議，譴責美國的擴張政策，反對智利、古巴等拉丁美洲國家的獨裁政權，並要求給予波多黎各獨立。據塔斯社七日電稱：大會的召開是拉丁美洲青年運動中的一件大事，它鞏固了拉丁美洲青年的團結。

讀報常識

「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和三K黨

美國國會衆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是美國公開特務機關之一，他們正進行着打擊並瓦解進步陣營的無恥勾當，現已將華萊士民主派人士列入「黑名單」，還打算對美國的進步報紙刊物強施壓迫。

三K黨是由美國南部退伍軍人組織成的，它受大資本家津貼指揮，是個反動的暗殺組織。反共與反進步的勞工運動是它當前活動的主要內容。

歐遊漫記

英國的煤荒和礦工

劉寧一

若按中國的舊「命運學」講來，英國的流年運是「五行都缺，白虎照命」。在五行之中，第一談到「金」缺，美金缺，金鎊缺，五金缺，機器因而每天鬧恐慌，和人家訂商約，只能要求人家交貨，自己拿不出東西，因爲自己沒有錢，又怕要人家的貨。「木」的問題更爲嚴重，也不出樹，所長的樹全是適合於中國古畫，歪歪曲曲不成材，這就使造房造紙都成問題了。至於談到「水」，當然應該不缺，然而在另一方面，船隻不夠，航路只得讓美國步步逼進，慢慢會擠得它缺了水。「火」本來是不少，一六六六年的倫敦大火，二次大戰的大火很夠了，但現在煤很恐慌，無法克服，這就引起瓦斯、電力一切成問題。「土」在三百年前就被羊連田帶穀給吃光了，現在英國只有爛石頭和草地。五行都缺，已經是「大數難逃」，卻又來了邱吉爾和邱吉爾之流，這就加上「白虎照命」。

有些反動份子故意把根本原因丟開，對美帝國主義退讓，對大資本家保護，對新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國家歧視，而求解決之路，企圖從增加零售稅、減工資、減實物、加強勞動強度去着手。我爲了真正了解其貧困原因，曾跑了很多路，會了很多人，親自下到一千呎深的礦井去，看看是否是工人的責任。

「把冒險調回來去挖煤」，這是去年一次大雪時的呼聲。一年了，據談，現在駐紮在海外的部隊還不缺一百五十萬，錢花的很多。煤礦在戰前有一百萬礦工，年產二萬四千萬噸，而現在只有七十一萬七千礦工，而且機器又是從戰爭以來沒有換過的舊的了，壞的壞了，老的老了，洞子也病的病了，礦井也深了，煤的生產效率還是很低。雖然如此，今年還可達一萬九千萬噸。煤礦工會會員有六十六萬人，總書記名叫阿特納·霍爾斯，煤礦共產黨員。他是工人，總書記是共產黨員，煤礦工會是全國的老工會之一，戰後由各種稱爲不同的工會統一組織起來，自從今年五月實行每星期五天工作制之後，工人的生產效率更提高了，工會對於工人的保險很注意，很大的透火透水是很少的。現在煤礦是國家經營，雖然管理機關還存留着過去的一班人，但工人可以參加生產委員會，他們爲了人民的燃料，爲了國家經濟的自力更生，願盡一切的努力解決這一困難。只可惜人力太缺乏，挖起煤來人不夠，待遇還不好，做起工來還沒有大勁，機器很不夠，要加快也沒辦法。這樣，吸引着我一定到煤礦去看看。

十月二十三日，我到了南威爾斯加梯夫的西北盆地煤礦，那裏有兩百多個礦井，現在有十萬零八千工人，戰前是二十五萬人。這一帶都是起伏不斷的小山，從倫敦出發，要坐三個半鐘頭的火車，沿路的風景還不錯，羊還在瘠草根，枯黃的樹木佔着起伏的山地，偶爾可以看見一小片菜園，細弱的番茄架上，還掛着幾顆鈴鐺大的菓子。我們的車進了加梯夫站已經六點鐘了，我不願意麻煩人，索性自己找一個旅館住一夜，明天再找工會吧。那晚沒得和其他城市一樣，到處旅館沒有屋子，我和一個朋友在秋雨淋淋的街上，跑了一兩個多鐘頭，問了十多家，一概拒絕了。又下雨了，只好向後轉，回到車站自嘆，白花了六鎊多車費，在絕望當中，給工會打個電話問問，天晚了，恐怕人也找不到，可巧工會勞動保險部的主任在那裏，代替我們找了一個旅館，解決了問題。

煤礦區還離加梯夫有四十公里，是煤礦區最有力量的一個區域，這裏的工人熟練工人佔百分之五十六，井下工人佔百分之六十，共八萬五千人，他們的工資分爲論件和論日，論件的每禮拜可拿到八鎊十四個先令，論日的可拿到五鎊十二個先令，總平均在井上的每禮拜四鎊五個先令，在井下的五鎊十三個先令，工人工資的差別分爲七等。工作時間在井上的八個半鐘頭，在井下的七小時半，連上井下井，也要八小時半，每禮拜做五天，比以前做六天出的煤還多。

關於勞動保險的問題，比煤礦國營以前少的多了。去年一年的統計，重傷在內，約一萬人，平均每十人中一人受傷，永久殘廢的每百人中有二人，這就是說，開礦如作戰，傷亡日日有，現在所謂進步了，是由於工會不斷的向礦方交涉，如對於預防大規模的透火和塌陷，裝風筒，搭棚子，向煤層中灌水等問題。工人受傷後，根據政府公佈的一般保險法，工人不能做工的，本人每禮拜兩鎊五個先令，婦女和小孩二十二個先令。工會認爲這一普遍辦法是不公平的，礦工比任何工人危險得多，實際上還有很多困難，得不到保險。工會要求一個補充辦法，並要增加每一受傷工人保險金至四鎊，並明確規定退休的年齡和條件，並特別對於養老退休問題，工會更予以嚴格督促。如果工人死亡於工，礦方賠償四百鎊，如果是礦方忽略設備，由礦方賠償二千鎊，使資方不能疏忽設備上偷工減料。這一切改善的要求，並不是因爲要礦工特殊化，而是想使礦工更安心的進行生產。的確，直至今日，英國人民都以做礦工爲畏途，雖然今天的機器少，人手少，而這一區十萬零八千工人，在上禮拜的生產總計，就達四十二萬七千噸。

十月二十五日，陶勒斯同志同我們到井下去。從電燈房帶上一盞燈，換上工作衣，從救煤的纜上一直鑽入了一千呎的下層，那裏並不是最深處。從大井口走進三華里的樣子，已經是很深了，這裏的煤層電車已經沒有馬拖的，都是電力拖車，車子蠕動的跑向井上。而英國的黑臉大漢還在洞的深處，我們也就半俯着腰往裏鑽，從洞進了石門，爬在旋迴的帆布上，一直溜到一個小洞裏。洞裏有二十多工人，流着汗，揚着鐵鎚，向五尺厚的煤層挑戰。我們隨即參加了生產，那煤是堅硬的大塊，亮晶晶，黑壓壓，張牙舞爪的向着這些要麵包的人抵抗，工人們咬緊牙齒向煤層進攻，把煤塊用鐵鍬拋到那帆布上，帆布送到車子上，車子又送到井口，聽到鈴聲，撥動開關，那蒸氣機呼呼的吐出了白氣，把車子吊上來，推到黑色英國工人一咬牙齒，把車推到旁邊，倒到火車的箱子裏。火車就把它送到城裏燒的機器、瓦斯，給坐在沙發上的白手套的人烘暖了雕樑畫棟，他們就在那裏開會，提出：

「煤礦工人工作時間太短了，應該延長時間，減少工資，增加零售物價，取消麵包津貼，以解決經濟危機！」

這些話，在井下是什麼也聽不到的，耳朵裏塞滿了機器的聲音，額前直射着燈光，也看不到什麼。煤壁的灰塵，煤層的氣味和瓦斯，那礦洞裏充滿了空氣，微弱的風，從井口送到這洞子的末尾，使人的肺臟充滿着黑的空氣，礦工們還是不在乎這一點。

煤是黑的，肉也是黑的，一切是黑的，只有挖一碼（一碼的二十分之十九）所得三個先令是白的。這工資的樣子，驅使着他們忘記了疲勞與衛生，忘記了公園與綠草，每一個工人每天能挖出八噸，那打石頭的，搭棚子的，掌大鏟的，管機器的，也都是爲了一天的工資，在緊張地與壽命搏鬥。

忽然一位朋友說：「不要忘記，活捉了蔣介石，千萬不要殺掉，送他挖煤！」

這個勞動很好，可適用於國際公法，凡說工人不要改善生活的人，都應送他去挖煤，只有這樣，他們才懂得爲什麼工人要反對他們，否則他們到死也不明白。

各國的工人是一家，一點不錯，大家一見如故，坐在煤上交談着彼此的生活，他們在關心着中國的礦工。中國的工人遂談着他們的工會歷史和現在的情況。他們在惡劣的空氣中吞食着麵包，用瓶子裏帶來的涼水送到肚裏去。我們要回去了，彼此伸出了黑手，緊緊的握別。

到了上面，在工會新的食堂裏吃過飯，一位機器工人送到旅館，又踏上了歸途。工會的負責人再三說，以示招待。汽車站上，他們的負責人送出，汽車又駛上崗巒起伏的公路。在那小鎮上，一排排的公寓，兩旁穿着衣衫的小孩子們在街上玩着，一排排的樹木被那山風吹得打鬧着，主婦們提着籃子回到家中。這大概是礦工們的住家了，我知道他們的爸爸就在地底下流着汗。工人要的力量出足了，煤還是不夠，食物還是不夠，一切不夠，一百五十萬的軍隊還是在海外殖民地。美國的金元，是不是像倫敦的大霧一樣而來，不要任何代價呢？

倫敦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

戰士鐘杰秀

加光

「奮鬥」部六連戰士鐘杰秀同志，在攻柏樹峁時，腿上掛了花，班長問：「怎麼樣了？」他覺着沒吃緊的說：「不怎麼樣，年青人，掙扎點。」他沒有包紮就跟着班裏繼續追了十幾里路。往暖水轉移的時候，讓他坐担架，他說：「老百姓正農忙，要他們抬太麻煩了，我還能走。」他再三的拒絕了坐担架，他爲人民忘記了自己的痛苦。

閻匪在懷仁的罪跡

海雲

（一）

翻過陡峭的山脈，就進入剛收復的懷仁平川。這裏由於閻匪一年多的蹂躪統治，到處都遺留着匪徒們的罪跡。我在鵝毛口東面高土嶺上舉目四望，除見樹木呈現綠色外，一看不出春天的氣象；一塊塊肥美的土地都荒蕪着。小峪口村就荒了千多畝地，群衆的生活是臉黃肌瘦，多數餓着。有的村就有四十近百戶沒法生活，有二十多戶每天要飯吃，許多人後來才免於政府救濟後，才免於餓死。農民李二成指着荒地告我說：「這是閻匪逼下的孽跡。」農民們用鍬翻地種山藥，他們的耕牛被閻匪搶去殺的吃了。農民老滿孩說：「我的牛去年被匪徒們搶走，秋田不能翻，春天也不能耕，再不用鍬種，今年就更不能過了。」曹四老漢前年尚有三十多犋牛，閻匪佔領一年，只留下十三犋了。農民因受搶掠與繁重的勞役，荒蕪的田地實難以數計。

（二）

懷仁人民最憤恨的是閻匪無限止的勞役、搶掠和屠殺無辜的人民。

去年三月閻匪侵佔懷仁到今年三月潰退，幾乎沒有一天不間斷過強迫修工。閻匪不僅強迫男人修城，也強迫女人修，做的慢了，就遭受到鞭打。去年夏天，一連修了五十多天，無論居民或商人，每家一天出一個工，沒有男人的，女人也被拉去。有東關四閻長馬明德因不到去修城牆，竟要跳井自殺，閻匪就把他老婆抓去做工，並把他的兒子抓去做工。商人小販，花錢不許自己拋下商店和貨錢去應差。如福記雜貨舖、擁吉的紅、錦房記、劉七斤的麵舖等，皆因此不能維持生活而關門了。數不盡名目的苛捐雜稅，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南街十閻管希賢家七口人，二十五畝地，每畝只能打一二斗粗糧，閻匪去年四派了「官糧」五斗五升麥子，沒有麥子，要一斗穀才頂交一斗。還有五斗五升的「代購糧」、居村公所糧、馬款、刀矛費等還不在內。每兩銀糧要交一石五斗的麥子。全年的收入也不夠交。商民李歸除交營業稅、商會費外，半年內有「軍購糧」、「一小石」、「軍費」及馬款等苛雜甚多。南街居民產地主馬師爺，被匪徒逼要交馬款，無法，遂寫一打油詩賦，自殺。傳有詩，每天的早會（閻匪土法西斯統治的一種辦法，每天早晨逼迫人民去開會），稍去遲一點，就罰油二斤。東關市民李玉林的媳婦懷孕不能出操，被罰了十塊白洋。四月間，一個閻匪軍於黑夜放哨中路過北街市民阮生鄉門口，尿了一泡，次日閻匪警察說他有礙公共衛生，就五花大綁起來，關了一天禁閉。商民們的貨物更時常被無故沒收，義恆久雜貨舖買貨歸來，匪除將貨物沒收外，還罰了兩千元白洋。匪軍到飯店吃飯不給錢，到裁縫店做衣服不給工錢，等強盜行爲，是不勝枚舉的。

（三）

閻匪爲維持其殘政統治，在城關四十九個閻，密佈了便衣義務警察，每閻最少有兩個。每家大小商號，也有一二個義務警察。人民稍一不慎，即身首異地。南密村農民孟繁珠被便衣義務警察誣告，捕後，竟被一刀一刀的刺死。匪徒們在臨逃跑前數天，幾乎天天晚上在殺人，甚至碰到晚上出門買貨的人，也要殺死。在文廟後城邊，當我軍進城後發現血淋淋的腳腿。懷仁人民以無限的熱情來歡迎解放軍，他們正以加緊生產、與參軍支前的實際行動，加速閻匪的死亡，清算他們的血債！

宣傳隊在火綫上

神山戰鬥，我某部宣傳隊也參加了，當看到有些同志負了傷，但担架還沒有來，天又下着大雨，刮着刺人的風，傷員不能老丟在戰場上呀！就動起手來，把他們抬到手術室，並幫助醫生進行護理。任海森等五同志到附近莊子去找担架，碰到了四個敵人散兵，他很機智地舉起了手榴彈『交槍不殺！』敵人慌忙把帽子一歪，交了槍。其他同志一見有敵兵，都分頭搜索，共繳了八支槍，捉了十一個俘虜。

槍聲剛一停止，我們的標語，便呈現在新區羣衆的眼前了。隊伍一到暖水，我們就找老鄉拉起話來，宣傳我軍的政策，並演出『神山勝利』、『不要怕』等街頭劇。

（晉若、道宏）